特別報導 *Special Report*

器用之為藝

林添福先生的工藝成就

Crafts as Arts: Lin Tien-fu's Craft Achievement

文／林曼麗 Lin Mun-lee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）・圖／竹南蛇窯

林添福　祥瑞福氣瓶　2007
26×26×46cm
（圖／竹南蛇窯）

子曰：君子不器。《論語・為政》

林添福先生的成就，很大一部分來自他持續不斷的創作，自少年時投入陶工，及至高壽時已累積相當驚人的作品數量。在器型與形制上，他堅守著幾樣功能性明確的水器，特別是與庶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龍壺、茶壺等，且不斷地立即開發兼具市場功能性的茶具家具組，將喝茶的單一行為延展成為一種生活機能型態，透過器具功能的構建，在作品形制上也有高度的功能思維，如延長的壺嘴與把手，如何使得器具更為順應使用者的實際需求，成為他創作中非常重要的考量。

更特別的是，他的一生橫跨日治與民國時期，他在產業面因應時代條件的變遷，而在創作或生產上所具有的應變歷程，可說是臺灣近代陶業發展史的一部完整的典範。這種靈活地在市場需求與工藝創作的突破發展之間，將陶工的作業基礎不斷向上提升的過程，充分顯示他不唱高調，落實於土地的那種器用精神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。日文裡的「器用」，與中文「器用」的字面意思「器之為用，用為之器」不盡相同，而有著「靈活，不受限、不墨守成規」的意思，我認為這正是林先生在陶業經營上的本質。而他全其一生，堅持創作不輟，在家族產業面臨時代變遷，市場需求下滑，原有的產品器型已然失卻實際功能，在同業紛紛轉行放棄之餘，他仍然秉持一己對於陶業的熱情，在極高風險下，帶領著家族傳統轉型，可說無恆產而有恆心，則庶幾具有一種士的精神了[註]。以下特別就他的作品的特質，簡述如下：

不完美與未完成—特徵論

林先生的作品，直觀上常予人一種不完美或未完成的印象；如他的用釉，固然有其隨機的本質，但他可說不刻意地追求釉彩的完美，而讓釉彩的敷設與燒成具備一些粗礪且大而化之的斑駁色點，繽紛有餘；在具象物件的塑形上，如蟠龍的身形軀幹，頭角鱗片，也表現出相當隨興的捏、揉、挑、刮的手感；神燈壺明顯延長的壺嘴與把手，以及狀似壅大的底座，都呈現出視覺比例上的不完美。這些特質在他的創作中，顯現出的是對於更遠大的事物本質的一種永恆追尋，與永不能企及的一種謙遜，而這可能正是他一生懇懇訖訖執著於斯的根本動力。

林添福　霞光聚寶盆　2005
21×21×22cm（圖／竹南蛇窯）

林添福　古玉神燈壺　2007　22×10×12cm（圖／竹南蛇窯）

林添福
古玉蜜色八十獅子
2008　27×10×18cm
（圖／竹南蛇窯）

質樸與童趣—社會論

從上所述，則衍生出他的作品的另一種社會面向，即植基於社會現實與庶民生活宇宙觀的反映，他重視功能的內涵，忽略器型的美滿，不重細節的雕琢，一切以實用機能為依歸，以使用者生出對於這樣一種物件功能上的可靠與信任。在林先生的創作中，他沒有那種世故、虛與委蛇的市儈，有的是因為一個孩子的企盼，他便形之塑之一隻中東傳奇的神燈壺來，天外飛來一筆，無以名之的機緣，沒有任何的社會脈絡與文化底蘊，但卻飽足了人生難得的愚騃童趣，深深吸引著他自己與眾人。是以，基於生活蕪雜而擾人的種種，他在創作上可以迅速回應，並持之以恆，在社會環境總不免的限制中，還能維持初心童趣，實在難得。

靈活於形，不役於美—風格論

現代主義式的那種理性的美，明顯不是林先生創作關懷的重心。他不斷地從功能出發，基於傳統器型的基礎，靈活地更動既有的形式原則，如拉長的壺嘴與把手。美的原則是否具備一種先驗或客觀的質素？或說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範式？要知美的意涵與形式，難免不脫社會建制的階級、權力的最終宰制結果；有時普遍皆美的事物，形之於一種社會上層階級的分配，並非是先驗於一般經驗之上的普世原則。在林先生的創作中，明顯地服膺於眾，或服膺於某種至大的壯美準則的美，是不存在的。他有他自己所特有的一種「美」，如果我們以「美」稱之的話；或者，我們必須在面對他的作品的同時，時刻反省這種「美」所給予我們感知上的啟發。

綜上所言，林先生的作品形式與風格，我們既不能說它具備著服膺西方嚴整理性的美感，也不能說它具有傳統中國文人畫式的那種樸拙風格；毋寧說他的創作在於灌注了飽足的時代意義，無論是從產業、生活、社會、工藝，乃至一個工匠終其一生而未有懈怠的創新與實做精神，全數體現於他九十多年生命積累中，所具備的真實與良善的品質，而這正是我們應當給予他的尊崇。

註釋

註　此處借引《孟子．梁惠王上》：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為能。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……」之意。